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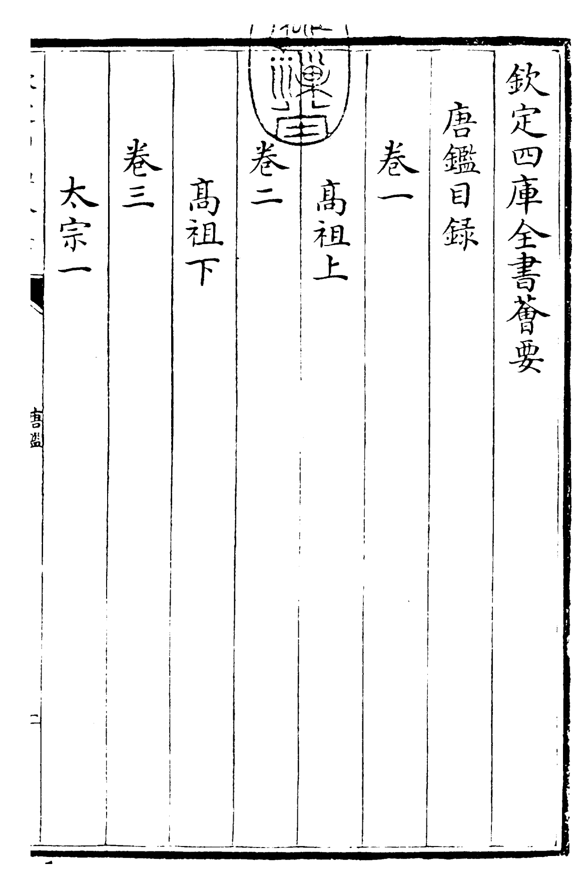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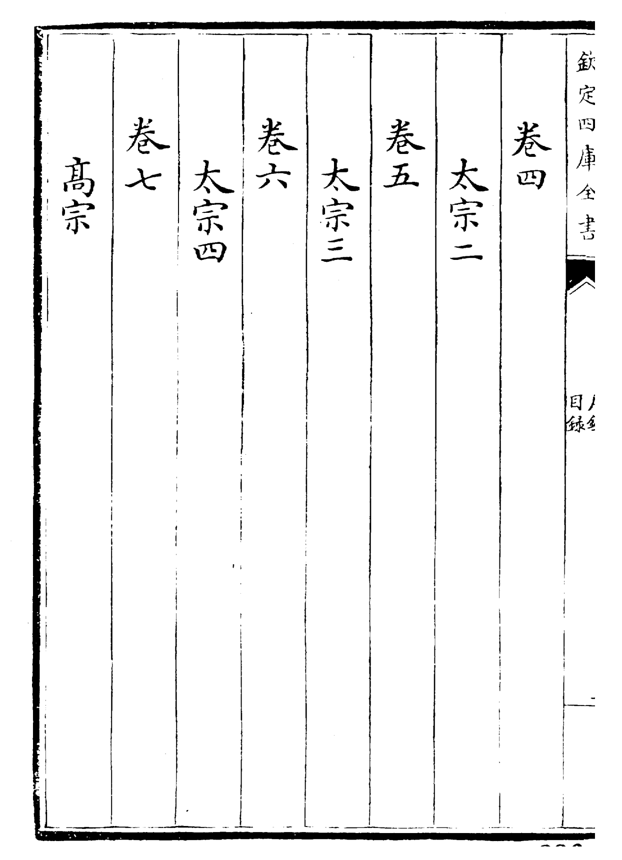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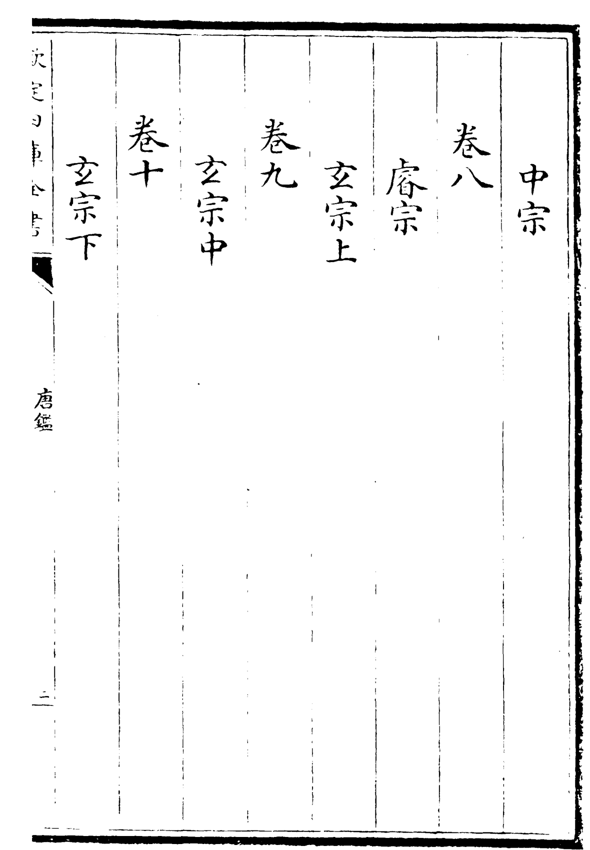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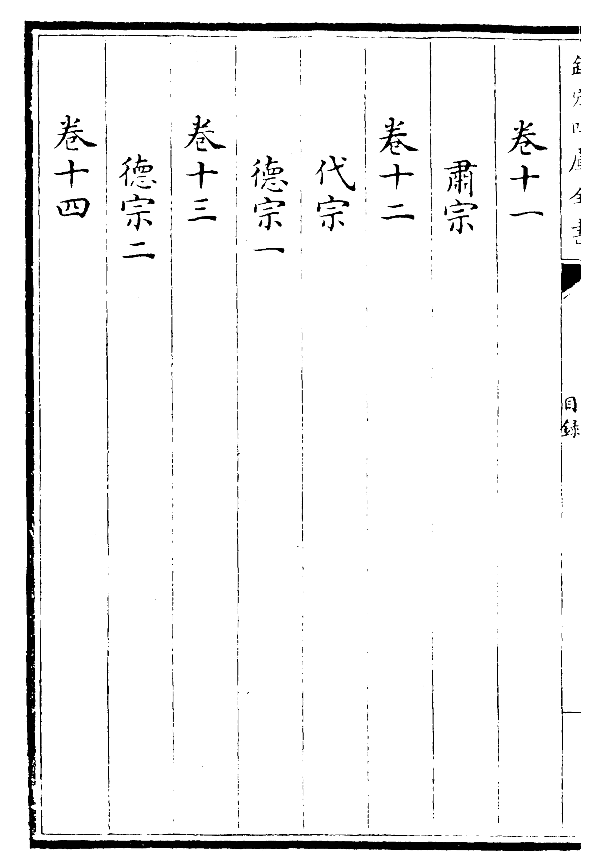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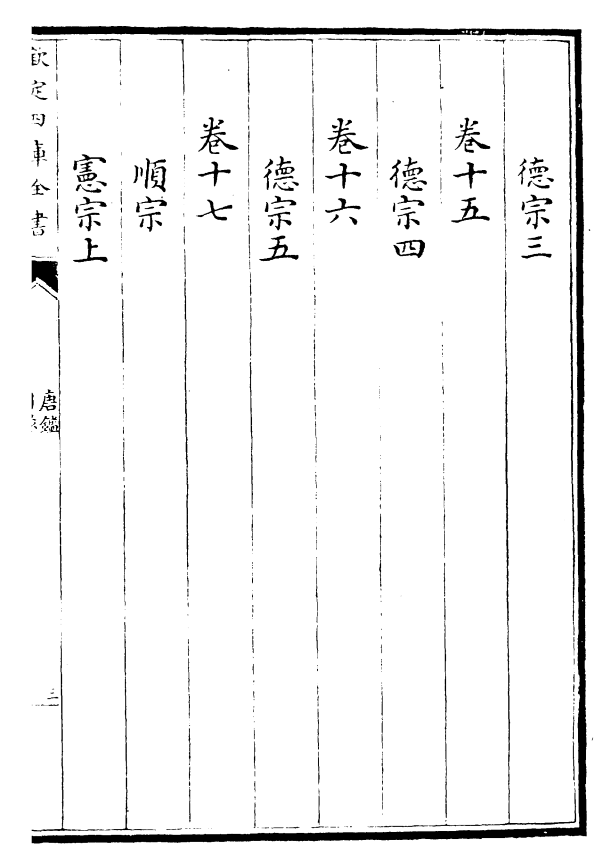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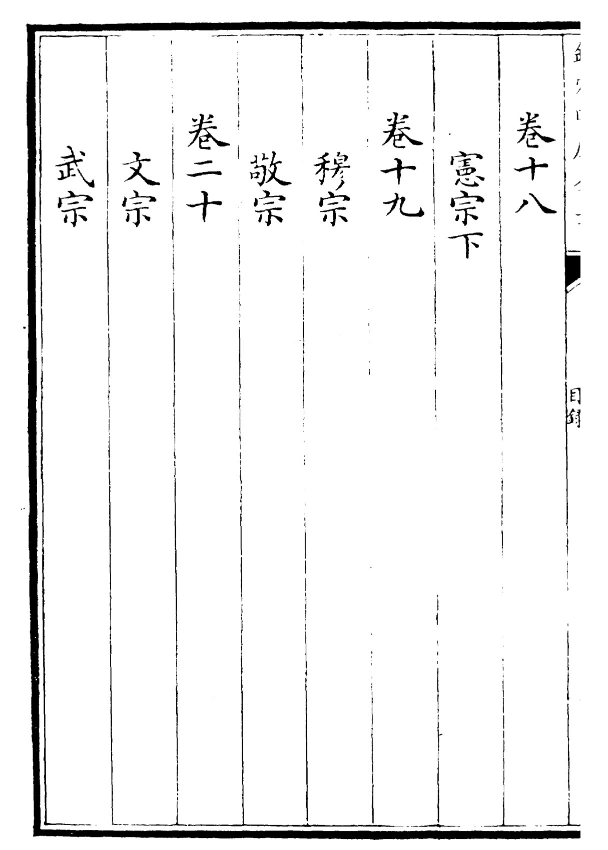
唐鑑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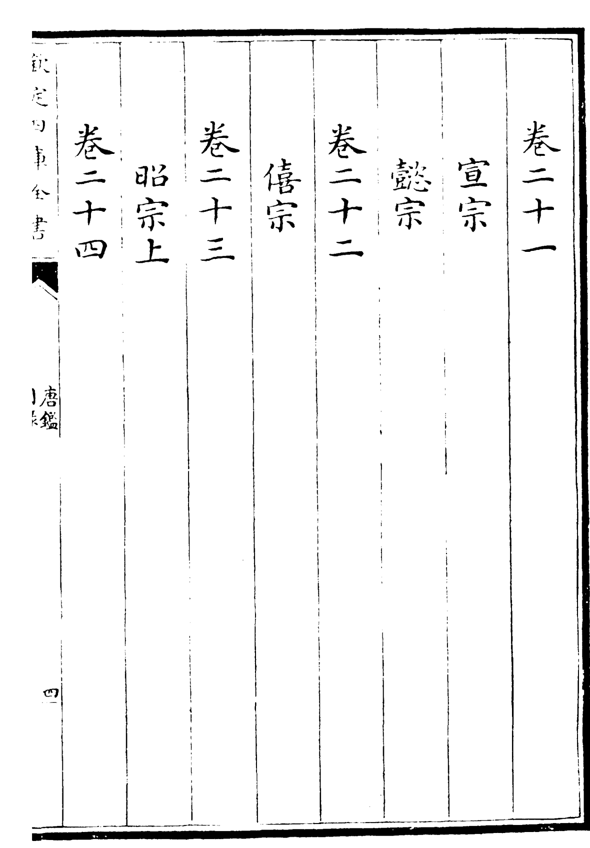












昭宗下

昭宣帝

臣等謹案唐鑑二十四卷宋范祖禹撰祖禹字純甫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歴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陜州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輯通鑑祖禹為編脩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以論斷為卷十二元祐初為著作佐郎表

上之後呂祖謙註之分為二十四卷是書極為伊川程子所稱謂三代以後無此議論朱子則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然其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蓋指司馬光通鑑言之朱子作綱目書帝在房州實仍其例又如論白馬之禍謂裴樞本附朱全忠以為相非忠于唐室不主歐陽修樞等

不死必不以國與人之論朱子亦以為非歐公所及則朱子非不取之也其他持議類皆探本尋源以明治亂之由雖或澗於事情而大旨嚴正固可與孫甫唐史論斷並傳焉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進唐鑑原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儆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陳於前皆所以進哲

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啟乃心沃朕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以為元龜）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

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茍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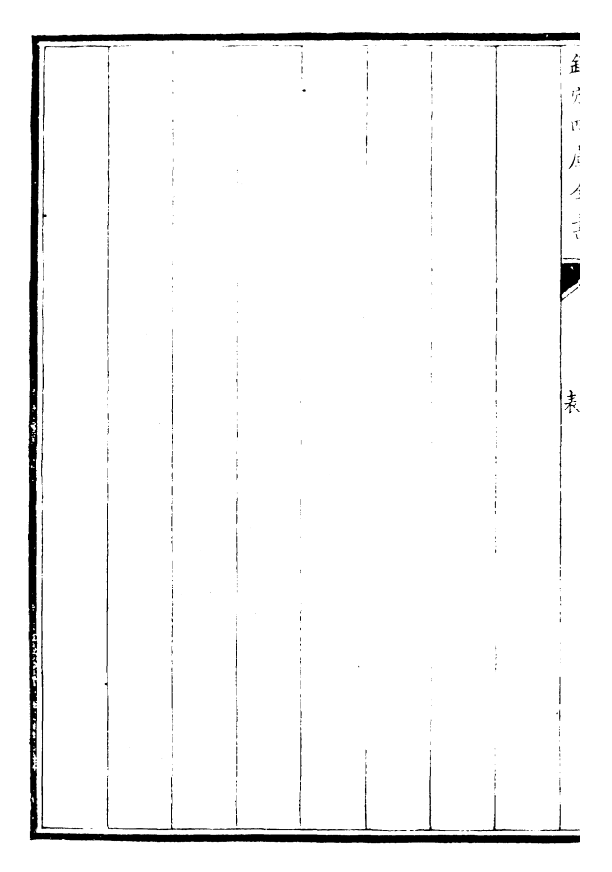
又上太皇太后原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易繫辭夫易彰往而察來以彰往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歴年所書君奭云不勤而禄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摭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於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冐昧自竭不

敢隱默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思不出職文修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云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唐歷代傳

高祖

太宗

楚王智雲 密王元曉 魯王靈夔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鄭王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漢王元昌 衛王元覇 巢王元吉

太子建成 荊王元景 酆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滕王元嬰 虢王鳳

高宗

趙王福 江王囂 越王貞 蔣王惲 蜀王愔 庶人祐 吳王恪 魏王泰 楚王寬

太子承乾 紀王慎 曹王明 代王簡

則天后

中宗

許王素節 澤王上金 原王孝 燕王忠 章懷太子賢 孝敬皇帝弘

睿宗

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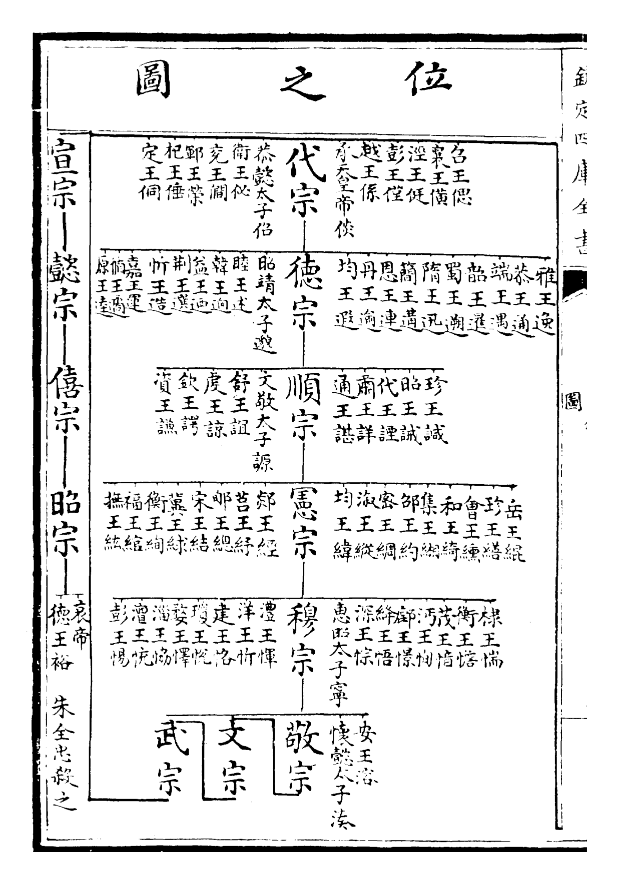
殤帝重茂 譙王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懿德太子重潤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肅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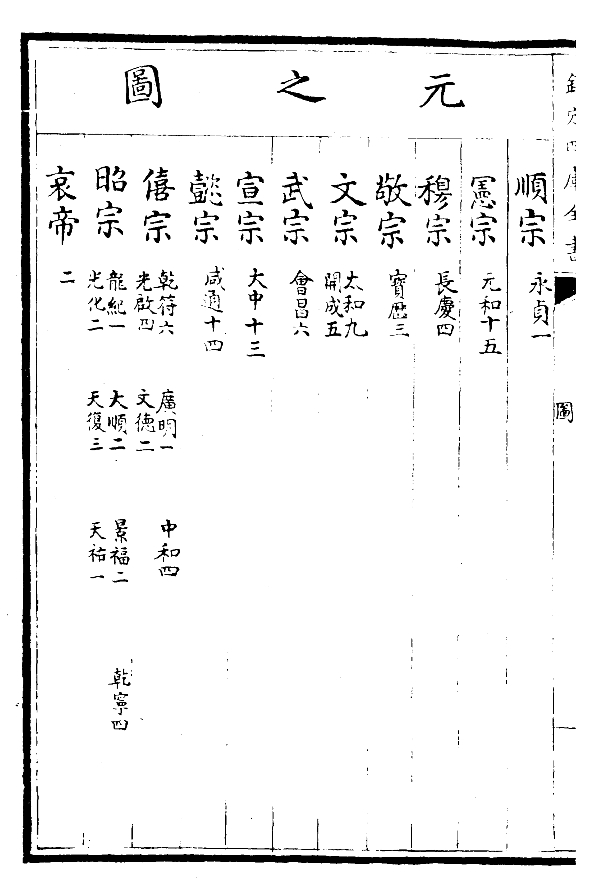
汴王璥 涼王璿 棣王琰 潁王璬 儀王璲 夏王一 壽王瑁 光王琚 鄂王瑤 太子瑛 奉天皇帝琮

靖恭太子琬 悼王敏 永王璘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瑝 義王玭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位之圖
代宗
召王偲
襄王僙
涇王侹
彭王僅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恭懿太子佋
衛王佖
兗王僩
鄆王榮
杞王倕
定王侗
德宗
雅王逸
恭王通
端王遇
韶王暹
蜀王溯
隋王迅
簡王遘
恩王連
丹王逾
均王遐
昭靖太子邈
睦王述
韓王迥
益王迺
荆王選
忻王造
嘉王運
循王遹
原王逵
順宗
珍王誠
昭王誡
代王諲
肅王詳
通王諶
文敬太子謜
舒王誼
虔王諒
欽王諤
資王謙
憲宗
岳王緄
珍王繕
會王纁
和王綺
集王緗
邵王約
密王綢
溆王縱
均王緯
郯王經
莒王紓
郇王總
宋王結
冀王絿
衡王絢
福王綰
撫王紘
穆宗
棣王惴
衡王憺
茂王愔
沔王恂
鄜王憬
絳王悟
深王悰
惠昭太子寧
澧王惲
洋王忻
建王恪
瓊王悅
婺王懌
淄王協
澶王怳
彭王惕
敬宗
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德王裕
朱全忠殺之

歷代紀

- 高祖　武德九
- 太宗　貞觀二十三
- 高宗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 則天　光宅一　垂拱五　載初四　延載一　神龍三　證聖一　萬歲登封一　聖歷三　大足三
- 中宗　景龍四
-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 玄宗　先天二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三
-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三　上元二　寶應二
-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歷十四
-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元之圖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歷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啟四 文德二
昭宗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二 天復三 天祐一
哀帝 二

唐鑑卷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年號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宫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宫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

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啓開導之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協下同）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尼質切）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

虛

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亂也）葢高祖以此始也

或曰太宗茍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將如字）二者權以濟事也（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臣竊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

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来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

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廉惡來於海隅

史秦紀蜚廉生惡来惡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

伐紂并殺惡來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革心易慮以化順之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復字如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殪商辛於牧野殪音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而不譎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奄有也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無啓寵納侮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相去聲下同王謂僚屬曰此謟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

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簒位號新室浞士角切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謟諛者所為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戰切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

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于周九服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書牧誓王曰今商王

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荅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簒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録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為酅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亡

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亦）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鷂者（鷂音耀）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儒）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晉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

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塗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或以族族謂宗族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粟於高因氏焉或以官漢倉氏庾氏其祖本主倉庾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為姓號注云倉氏庾氏是也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敬賜姓劉氏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

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彞來降降下江切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彞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彞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青德彛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恱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同疏平聲小人易親葢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鬻也而感於不見知感哀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解九買切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為于僞切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

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周祖后稷史周紀周后稷名棄姓姬氏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悖背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也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銑先典切降下江切

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

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纍其主致之闕下纍力追切繫也孟係纍其子弟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僭偽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樹植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典切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

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閒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茍欲立之能為泰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泰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

庸人乎

唐鑑卷一

唐鑑卷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内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

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勲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葢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葢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自

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禄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冡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

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語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施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為九

等貲音資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禄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户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為兩税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之法壞而

為兩稅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漢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産孟子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産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同上盍亦反其本矣盍因合切何不也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孟盡心上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宫衛士驍古堯切號長林兵又容使幽州突騎三百騎去聲置東宫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宫建成居守使郎將尒朱煥等以甲遺文幹將去聲尒與尒同遺去聲煥等去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頴召文幹頴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宫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字罪孰大

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頻）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即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

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裴矩矩對曰今北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

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為恥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

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如唐蠻夷薛延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啜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啟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處上聲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臣竊以為不然昔者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封之有庳出孟子 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相去聲 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 並孟子萬章 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蔡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將危周公以間王室 間去聲 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

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典切）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間去聲）衆為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巂戶圭切）皆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

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王珪魏徵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質音摯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鋭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為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楊先知云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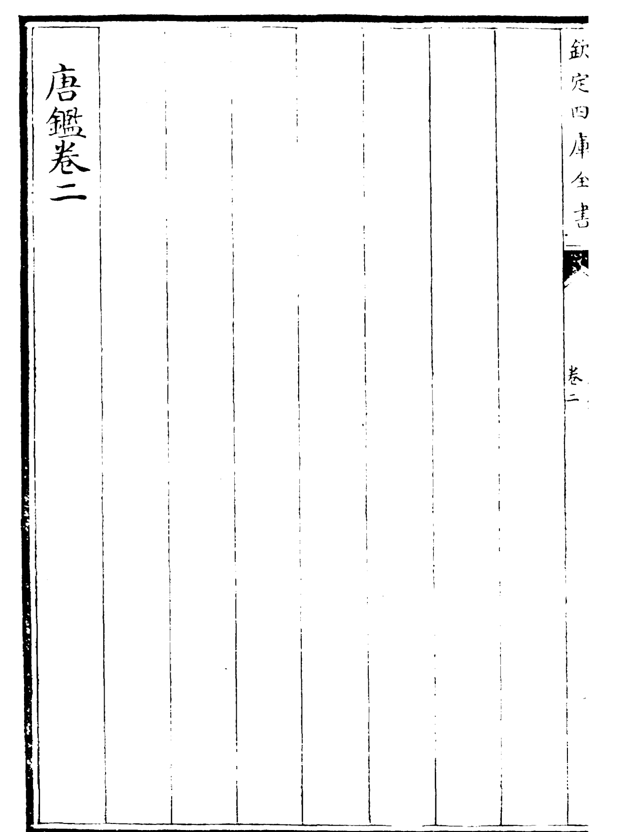
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眚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什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二云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已孟離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

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源正本

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迂潤之論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遠也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二

唐鑑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如寤寐鄉者辨之未精也鄉讀曰曏朕以弓矢定四方

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更其亨切）數延見（數音朔）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于偽切）對曰臣居草

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

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
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莅之晉荀勗傳省事不如
清心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如水之
止止水言不動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
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
其正也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縣音玄我以其
正彼以其頗平聲偏也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
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

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者無自入矣憸音纖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揚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陸賈傳湯武逆取而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

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

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覩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

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尋傳不善政致和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

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書說命下王曰来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誼傳令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

皆應論執（應平聲）比来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書冏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故書曰百官修輔（書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烏故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下同請帝為天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足為後世法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聲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兖州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顔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覊制温彦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江切使為中國扞蔽魏

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彦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商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内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

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夸音誇大也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曰今日安否何如　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皆在焉）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苟問學明而德性成（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烏故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

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子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唯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

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同天下之事闗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已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為明唐劉蕡傳君以知人為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稷播百穀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臯陶明五刑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臯陶汝作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典樂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共工並同上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

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

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盖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

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粮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

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丈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彞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彞刑罰之

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為治顧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四 史部

唐鑑卷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聲）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

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予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師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

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三代之制不可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丙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

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康國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

為也遂不受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柖来絶域之獘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群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

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

謂之封禪音善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衆議奏上之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貞觀十五年將

東幸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　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為玉册玉匱石䃭皆如高宗之制　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　則其餘無足恠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隤音頽敳五才切檮音逃戭音演尨莫江切降下江切 周公制禮作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

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語五禦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秘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仮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亂邦也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故能長

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烏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来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烏故切訐居列切不惟塈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曰朕塈讒説殄行塈音即可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長丁丈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孰視曰孰與熟同臣

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為下僞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造七報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離婁云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

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嵕山為陵嵕祖紅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倉木桑反猝倉沒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宫宫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

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曁音洎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為農夫艱難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内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覩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

疋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来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強去聲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孔安國曰紂所積之府庫皆散發以賑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内治宫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

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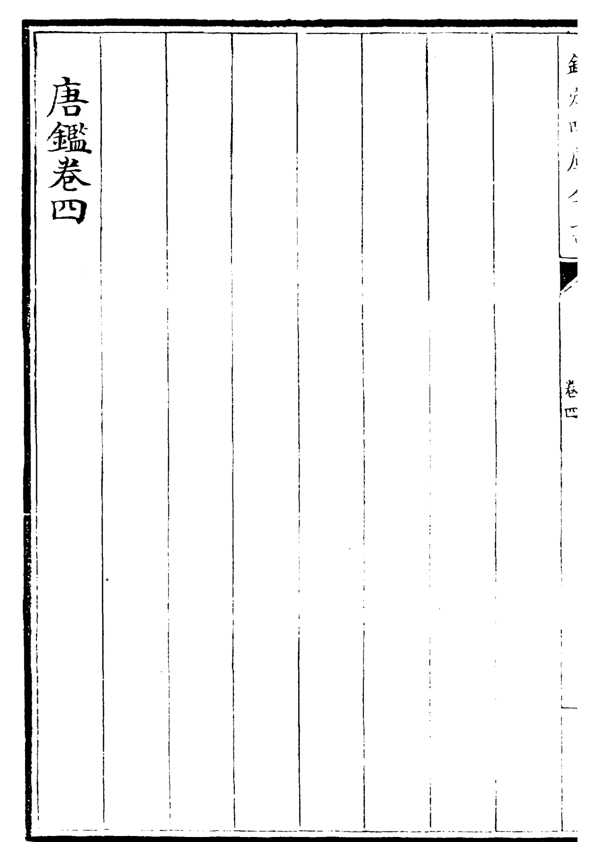
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奬歎云已列諸屛障朝夕瞻仰并錄

付史官仍賜徵黄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

不克終也



唐鑑卷四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昱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